



推理要在晚餐后

REASONING AFTER DINNER

DEATH AT THE PARTY

宴会的死神

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大师力作 惊悚诡异登峰造极的智力游戏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绿蒂◎编著



推理要在晚餐后
REASONING AFTER DINNER



DEATH AT THE PARTY
宴会的死神

绿蒂◎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宴会的死神 / 绿蒂 编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12

(推理要在晚餐后; 4)

ISBN 978-7-5387-4419-4

I. ①宴... II. ①绿...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5075号

出品人 陈 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 伟

责任编辑 方 伟 李 硕

装帧设计 陈 阳

排版制作 周艳云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宴会的死神

绿蒂 编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 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222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4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4.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001	宴会的死神	斯丹利·斯旺森
016	酒吧间老板的惨死	卡普泰恩·哈夫洛克-贝利
028	梦魇巷的死人	W.F.霍华德
036	白宫一命	帕特·洛伊斯
047	公路血案	艾德文
054	大盐湖暴尸	马文·莱斯利
069	借刀杀人	詹姆斯·弗利斯尔
078	名画失窃	塞格纳尔·涅德
084	聋医之死	托马斯·戈尔曼
094	红线	马克·史蒂文斯
108	礼拜堂的黑影	约瑟夫·富林·菲什曼

115	狠心妇	罗伯特·贝茨
122	公墓盗尸	奥斯汀·麦格拉纳汉
133	销魂王子	詹姆斯·西德尔
142	逃妻	弗吉尔·帕特森
151	81号警车	巴顿·布莱克
163	婚魔	汤姆·博伊尔西
174	谋杀游戏	埃勒里·奎因
188	医药杂志的碎片	哈里森·卡特
197	劫车贼	比奈特·赖特
206	玫瑰酒店沙乐美	艾伦·福克斯
213	雪地血尸	菲利普·博内特
220	七年大恨	艾奇逊·布莱克
230	木屋腐尸	贝内特·赖特

宴会的死神

斯丹利·斯旺森

桃花心木的酒柜虽然已经光亮得像镜子一样，但是克里夫·霍顿却还是哼着小曲，穿了他的新外衣和围裙，用力地在这上面用湿毛巾揩擦。

这是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上午，霍顿知道离停止办公的时间还有一会儿。虽然在下午和晚上一定会有许多事要做，可是现在呢，也只能在这彩虹酒店内无聊的闲着。

霍顿轻轻地洗着他的抹布，正幻想喝着一杯美味浓黑的咖啡，突然后面的门被推开了，一阵冷风立即吹了进来。

“克里夫！”

这是一种恐怖的呼声，霍顿回转身体，听见刚从后面进来的朋友劳瑟·伦兹叫着：“他们都倒在床上，戴隆和他的妻子，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身上都是血，快一点！”

慌乱地跨着大步，霍顿跑到酒店的另一边，跟在伦兹的后面走出了这酒店的后门。正对着这门，是斯通·戴隆和他妻子所经营的一间油漆招牌店的后门，戴隆夫妇就住在店后的两间房内。现在这门是大开着的，当这二人一走进门，看见里面的情形，立即退了出来，站在门外向里面看。

这是一间小小的房间，角落里有一张椅子，靠着墙的一面有一只梳妆台，另外一边却是一张床。在床上睡着四个人，都穿得很整齐，干涸褐黑的血液满布在他们的面孔上。但是霍顿还能由他们的身材看出，靠近墙睡着的一个男人是戴隆，戴隆的旁边是他的妻子齐拉黛。

戴隆太太的旁边是另一个女人，和她差不多的年纪，霍顿不认识。第四

个——在外面睡着的一个，是个年轻的男人，这酒店主人同样的也不认识。

霍顿本能地退了出来，在他后面的伦兹问：“你以为这是怎么回事？打架？”

霍顿回转身，将伦兹推了出来，“不知道，我猜是有人被谋杀了，我去叫警察。”

案子是在1944年1月15日上午10点半钟的时候报告了警局，大侦探赫曼·庞德和侦探帕勒立即驱车赶到华特路E1806号这油漆店的后面——凶案发现的地点。

走进房内，庞德和帕勒很仔细地瞧着这四个躯体。睡在最外面的那个男人，手掌还有一点微温，而且有阵微弱的呼吸，然而脉搏的跳动已经测量不出了，庞德立即吩咐外面的巡警叫一辆救护车来。

第二个人，那陌生的女人，已经僵冷了，但是另外一个，霍顿知道是戴隆太太，也还有一点微温，于是又再叫了一辆救护车。

庞德走近靠墙壁的身体，摸索着。戴隆的皮肤是湿冷的，手指也已经僵硬。

“死了。”庞德说，“验尸官安帕拉马上就要来了，这是他的事。这活着的两个，我希望救护车来了以后，马上就送进医院。”

3个侦探都静静地瞧着这4个躯体。

“只有重而且锋利的东西才能造成这种伤害。”庞德很决断地说，“是一件比刀还重的武器，因为我发现他们的头盖骨都断裂了，大概每人都挨了六七下。”

“除了头上的伤口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帕勒末了说，“从他们的衣饰和睡的姿态看来，并不像有过抵抗的样子，或许他们都睡熟了。”

庞德嗅了嗅这房间的空气，由通到厨房的门望过去，侦探们能够看到一堆混乱的酒瓶和杯子堆在一张桌上。

“是的。”庞德说，“可能是睡熟了，他们很可能连怎样死的都不知道。”

帕勒很严肃地摇摇头，走到门的旁边，在那里，伦兹正和一些好奇的旁

观者在低声讲话。

“他们是谁？”帕勒问。

伦兹指出靠墙的二人是戴隆夫妇，另外两个人，他说他也不认识他们。

“你住在这里？”侦探帕勒问。

“啊！不。”伦兹很快地回答，“我是戴隆所雇用的一个画师，但是，昨天我被解职了，今天早上我回来拿我留在这里的两件工作衣。你知道，戴隆在前面开了一间油漆店，他和他的妻子就住在后面这两间房内。”

“以后怎样呢？”

“我想由前面进去，但是门被锁上了。我再转到这里来，从后面进去，当我发觉这里的门并没有锁，就走了进去。”伦兹指着床上点点头，“于是我就发现了他们。”

“你之后都做了什么？”

“我跑到对面的酒店，克里夫那儿，就是打电话报告你们的那个人。”

帕勒听着这些话并没有反应，一阵呼啸声传了过来，他向外面望了一眼，救护车来了。为着床上的两个已死的人——戴隆和另一个无名的女人，验尸官安帕拉还叫运尸车来。

跟在救护车的后面，有另一辆汽车，从里面走出了警长马丁和验尸官安帕拉。

安帕拉检验过尸体后，帕勒告诉他所知道的一切。戴隆和那无名女人的确是死了，验尸官认为他们死了差不多5~6小时。至于另外的两个人，安帕拉吩咐立即送进医院救治。

当救护车将这两个受伤者搬走后，侦探们开始在房间做一次详细的侦查工作。

他们开始着手时，庞德在厨房内已经勘查了一会儿，他发现了几件很重要的东西。其中一件是一柄小手斧，他告诉警长马丁说，是在靠近火炉旁边的一只木柜内找到的。

马丁很谨慎地接了过去。

“差不多全部涂满了血渍，”警长马丁说，“由锋口一直到斧柄，但是

凶手为什么用它做了这样残酷的事之后，还将它放在原来的地方呢？为什么他不将它就丢在床上？”

“我也不能猜测凶手的举动。”庞德说，“可是有没有指纹？”

马丁摇摇头说：“看起来，血液沿着柄向下面流，我相信当他将斧头丢进木柜时，这柄一定从他手中滑过，也许在柄上很可能有一个手掌印，这对于我们也很有帮助。”

庞德的第二个发现是一件染血的短衬衫，这件衣服他说是在厨房内的椅子上所发现，血液溅在衬衫的前面。马丁估量这上衣大约是40寸，但是很可能因洗的关系而涨大或缩小。

这件衣服的颜色很为可怕，可是马丁仍将它翻过来，希望能找到洗衣房的号码，或者其他可供证明的记号。

“如果凶手用这件衣服擦手，”马丁说，“那么它可能是别人的，但是很明显，血液是溅上去的，我敢说凶手用手斧杀人的时候一定穿了这件衣服。是的，我可以断定这一定是凶手的，所以我们应该将它保留起来。”

“这里还有一件东西，”庞德说，“一只手袋，我在厨房里找到的。”这侦探将它打开来看，摸索着里面的东西。一会儿以后，他找出两只旧信封，“琼·斯坦普夫人。”庞德高声地念，“你们想她是不是那个女人——那个死掉的女人？”

“大概是的。”帕勒说，“有没有地址？”

“有的，河滨路E2124号，我们可以到那里去问问。但是我可以肯定这姓名一定是那死了的女人，现在，只有睡在床外面的那男人，还不知道是谁。”

庞德走回他的汽车，带来所有的摄影器械将两间房内一切的东西都拍了下来，桌上的空瓶和杯子也一齐收集好，带回警局去检查指纹。这些事做完以后，侦探们再度恢复对伦兹和霍顿的注意。

霍顿重复将伦兹告诉庞德和帕勒关于伦兹跑进酒店后，霍顿通知了警察的经过说了一遍。

但是在庞德的思想中还有一点疑问。“所有这里的酒瓶，”他说，“是

戴隆向你店里买的？”

“他买了一部分。”霍顿说，耸耸肩膀，“昨晚打烊的时候，他在酒店里，有许多人在这里，戴隆的妻子和另外一群人也在一起，我不能够确定这两个人是否也在内。”

“哪些人？”

“我不知道，我并没有注意，因为太忙的缘故。可是我却听见戴隆高声地喊说他要开一次宴会，欢迎每一个人去参加，我猜他有点醉了，随便买了一点东西之后，他就走了，我知道有些人跟在他后面一齐去。我知道他们都是想喝点不要钱的酒，我想你也一定有这种经验吧，请人喝酒从来不会被人拒绝的。”

戴隆的宴会一定包括了朋友和陌生人，这样更使结局难以解释。帕勒拿出那件染血的衬衫，“你看见有谁穿这件上衣？”

霍顿看看这件上衣，然后摇摇头说：“我不记得了，但是回想起来，当戴隆和他的一群人走后，我听见有两个人谈话，说想去参加那宴会喝点酒。他们两个人穿了外衣，其中之一可能穿了这件衣服在里面。”

“你认不认识他们？”庞德问。

“一个叫做汤姆·诺克斯，战前是本地的一位业余拳击手，他没有工作，而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不去从军。另一个年纪大约有50岁，似乎很结实，我不认识他。这就是全部我所能告诉你们的了。”

庞德望望他的同伴们，假如没有找出行凶的动机，最好还是将这两个人找来，带到警局去问问。如果诺克斯缺少金钱，抢劫很可能是杀死这四个人的动机。

“我们可以找诺克斯谈谈，”庞德说，“但是先到斯坦普夫人手袋中所找到的地址去一次，她的亲戚或许会知道她的情况，至少可以在她所熟悉的人方面得到一点线索。”

“你的建议很不错，”帕勒说，“但是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叫做伦兹的人告诉我，他怎样发现这些尸体的话，我得在他离开此地以前，再问他一次。”

“伦兹，”帕勒说，他们招呼他走到一边，“你告诉我们说，你曾经在戴隆店中工作，直到昨天才离职，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原因？”

画师的目光在庞德和帕勒的脸上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呵！我不过是对这种工作感到疲倦，而且待遇又不大好。”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话？”帕勒问，“你能不能够证明，戴隆并没有找你的过错而使你对他怀恨，以致昨天晚上赶来找他出气，将他们四个一齐杀死灭口？你能不能够证明，你并没有存心将工作衣留在这里，作为今天上午回来的借口？”

伦兹张了张嘴，但是并没有出声。

“你或许会告诉我们昨晚你在哪里，”帕勒继续说，“但是你最好不要说是在看通宵电影，或者独自在房间内的话，你不必如此说，因为我们以前听得多了。”

“但是事实上，”伦兹说，“昨天一晚我的确是在房内。”

“有没有人看见你在那里？”

“没有，只有我一个人。为了工资的事，前天我和戴隆争吵过，如果你以为我会就此想杀死他，我看你未免神经过敏。”

“什么？”帕勒瞪着眼向着伦兹，“你说出这种话，显然你是有着这个意思。”

伦兹被带进了警局，当做一个重要的嫌疑犯而拘禁着。马丁警长也回到警局，带了在杂乱的厨房中所发现的酒瓶和杯子，送去检查指纹。

当侦探们聚在一起后，马丁打电话到医院去问，知道戴隆夫人已经没有希望，据主治医生的诊断，头盖骨大都碎裂，脑髓从伤口流了出来，这都足以致人死命。

“那个男人怎么样了？”马丁问，“他身上有没有任何证明文件？”

医生回答他们看见他皮夹中的一张名片上印着弗兰克·惠勒，他的头盖一共断裂九处，也没有挽救的希望。但是马丁仍旧派了一个侦探到医院去守候，如果伤者回醒后，可以问他们究竟谁是凶手。

庞德和帕勒驾车到斯坦普夫人手袋中所发现的地址去询问，这是一个很

小的地方。

一个男人含怒地开了门，对两个侦探瞧着。

“我是查理·斯坦普。”这人说。

“和琼·斯坦普夫人有什么关系？”帕勒问。

“她的丈夫。怎么了？她现在在哪里？”

帕勒静静将事情经过告诉斯坦普，当这人恢复安定后，侦探们请他到验尸所去一次，做真确的指认。

一路上，斯坦普告诉侦探，当他星期三上午离开家里去工作以后，再就没有见到他的妻子。

“你想，”这人说，“我已经是50岁的人，而琼还只不过26岁，年龄相差得太远了，她喜欢出去，我也不能管她，因为我在制罐厂上夜班，这就难怪她不愿意整天留在家中。”

“今天早上4点钟左右你在哪里？”庞德问。

“什么事？”斯坦普说，“在上班。”

在验尸所中，斯坦普认出死者是他妻子以后，就被送回去。

“我们最好核对他说过的话。”庞德过一会儿说，“他似乎很同情他的妻子，但是就人的天性而言，一个人出外辛苦地工作，他的妻子再到外面去玩，多少总会使他不满意吧！”

“是的，的确如此。”帕勒说，“我觉得凶手的意思只不过是应付其中的一个人，而另外三人是被连累遭殃的。”

“你的意思是，”庞德说，“想这件事是他干的。可是汤姆·诺克斯和他的朋友呢？这件衬衫像是拳击手穿的，你总也知道吧！”

帕勒同意，他们知道还有不少的工作等着要进行，于是商定好明天一早到警察局会面，继续今天未完的事。

星期日早上，在警局的化验室内，庞德和帕勒问关于马丁由死者厨房内带来的酒瓶和杯子检验所得的结果。他们检测到有无数不同的指纹印在上面。他们仍旧拿来和那4个被害者以及伦兹的指纹比较——当伦兹被拘禁时所提取的。

“这并没有关系，”庞德说，“如果伦兹的指纹并不在上面。他可能这晚上在那里而不接触任何东西。或者，也许他跑了来，干了这件案子，除开那柄手斧以外，并不拿其他的东西。”

“我想你说得很不错。”帕勒说，“让我们再问问医院看戴隆夫人和惠勒怎样了。”

帕勒接通了电话，获悉这两个受伤者的生命恐怕不能延长到今天晚上，所以要从他们口中得到一点行凶的动机和凶手的姓名可以说是没有指望了。

“我们还是查查斯坦普所说的，”庞德说，“然后再找那个叫做诺克斯的拳击手和他的同伴，如果他们参加了戴隆的宴会，我们可以向他打听打听看。”

在制罐厂内打听斯坦普下班的时间是很迟的，他们知道斯坦普并没有说谎，那晚他是在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才下班。

“4点钟？”庞德说，“安帕拉不是说戴隆和斯坦普夫人死的时候大约在5点到6点之间，斯坦普当然可能有这个行动，照这样推测，他可能在下工后赶到漆店来，干了这凶案后，再跑回家，让我们去问问他。”

斯坦普正好在家中，立刻被带到警局，但是他大声否认对于这凶案有任何的牵涉。

“我知道她喜欢在外面，”他说，“可是杀死她并不是一个办法，我只要她留在家中就好了。”

斯坦普也被拘禁在警局，庞德和帕勒再度出发寻找诺克斯和他的同伴，这次搜寻了几小时而没有得到结果。

庞德和帕勒下午回到警局向警长马丁报告他们工作的情况，警长允许通知所有的巡警拘捕这两个人。

“我们查出了被害者的来历。”马丁说，“惠勒是一星期前到这里的，但是我们找不到他任何的亲友，也不会有人想要杀死他。至于戴隆夫妇呢，他们是一月前由圣保罗来的，这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了。”

马丁又说他命令手下去查询戴隆的情况，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和他夫妇较为接近的朋友。

“我们一早到霍顿的酒店去。”庞德建议，“试试看能否遇见几个顾客，他们在戴隆和他的朋友宣布有宴会的晚上也在店内，有人一定会记得和戴隆一起进来的是些什么人。”

“不错，这倒是一个办法。”马丁说，“就这样做。”

第二天早上，霍顿的酒店一开门，两个侦探就走了进去，每来了一位顾客，庞德和帕勒就问他们知不知道戴隆和他的朋友，以及星期五晚上那次的宴会。差不多有廿几个人都被问过了，但是一直到中午才得到一个肯定答复。

“当戴隆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这里，”一个老年人说，他似乎是这酒店的老主顾，“戴隆太太也在一起，另外的两个人也在。”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庞德问。

“有的，”老人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说，“有一个家伙穿了件短衬衫，一个年轻的人，没有戴帽子，另外还有几个人，但是我对他们并没有留意，因为他们正在喝酒。”

最少已经知道凶手曾经到过霍顿的酒店，和那群人在一起。但是庞德认为对于这人的容貌还不清楚，只知道他很年轻，没有戴帽子而已。

“假如他将这染血的衬衫也带走了，”帕勒说，“我们打听的时候更加难了，还是再等一会儿，多问几个人吧！”

一小时以后，侦探问一对年轻的夫妇是否那晚上也在这酒店。“是的，”女的说，“当他们这群人在这里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戴隆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参加他的宴会，因为我们并不认识他，所以就没有去。”

“有没有一个穿短衬衫的人？”庞德问。

这女人点点头说：“我也看见他，但是假如我再看见他，也绝不会认识的。戴隆请我们去参加，他说那人刚从花园酒店来的，另外的人也是从那里找来，都答应去参加他的宴会。”

侦探们不再等着问其他的问题，走到外面，庞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里找到曾经去参加那次宴会的人。显然的，他们都是从花园酒店来的，然后到油漆店后面的房内去。这花园酒店在什么地方？”

“曼茵街，”帕勒说，“离开这里几条马路。”

在花园酒店内，庞德、帕勒和酒店主人谈话，知道他们所听见的话不错，戴隆夫妇和其他的人，那天黄昏在这酒店内，并且请所有的人都到他家中去玩。

“有没有一个穿短衬衫的人？”庞德问。

“我也看见过他，”酒店主人回答，“但是却不认识，他和戴隆夫妇谈话，当戴隆出去的时候，他也跟在一起。”

在这里，关于穿短衬衫的这人的容貌还是没有。酒店内的人太多，他又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没有人注意。庞德和帕勒从酒店主人那里抄录了几个那晚上离开花园酒店去参加戴隆的宴会的人的姓名住址。

这时在警局内，马丁警长所发出拘捕诺克斯的命令已经得到了结果。警察在本地的体育馆内找到了这业余拳击手，当带到马丁的前面，他极力否认干了这件谋杀案。

“有人听见你对你的同伴讲，”马丁说，“你想喝一顿不花钱的酒，而戴隆正请每一个人去参加他的宴会，你是不是想说你并没有去参加？”

“正是的，”诺克斯说，“走出来以后，我们决定去参加一处牌局，在市区内我们找到了一处地方，一直玩到天亮才散。”

“你的同伴是谁？”马丁问。

诺克斯很快地回答不知道，他在那天黄昏遇到的，牌局散了以后，他们也就分手了。

问诺克斯和他一起玩牌的人的姓名，他说只认识两个，但是对于马丁也够了。

随后马丁拿出那件染血的衬衫放在桌上。“试穿下这件衣服。”警长说，将它交给诺克斯，他正仔细地查看这件衣服。

“这并不是我的。”诺克斯说。

“不必管，你穿穿看。”马丁命令着。

诺克斯耸耸他的肩膀，由头部套穿着这件衣服，冷冷地向警长瞧着。

马丁静静地忖度着这件衣服是否合身。毫无疑问的，袖子太小，衣服紧紧地绷在诺克斯的前胸。

“脱下来！”马丁说。

诺克斯服从了，但是当他将衣放在桌上时，皱起了眉头。

“原来是这个家伙！”诺克斯突然说，“他和那些人一起去参加宴会，看样子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他叫我也一起去，但是我告诉他，我不能决定，因为我并不认识他们。他说这并没有关系，戴隆夫妇都很大方，欢迎每一个人去玩，我不敢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

马丁的兴趣被这几句话所引起。“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是谁？”马丁问。

“没有。”诺克斯回答，“我们只谈了这几句话，但是我听到他向戴隆的同伴说要到一个地方找他的朋友来参加。”

“什么地方？”

“克利福德旅馆。”

诺克斯叙述他在喝酒时，看见这人是一个中等身材，褐黑头发，没有戴帽子，穿了这件短衬衫和一条污黑的绒裤。

马丁得到诺克斯同桌牌友的姓名后，吩咐他可以回去，但是禁止离开本地，一直到案情侦查完毕以后。

诺克斯刚离开警局，庞德和帕勒很急忙地回到马丁警长的办公室。

他们报告完毕所做的侦查工作后，就倒在椅子上很舒服地吐了一口轻松的气。

有十几个曾经参加戴隆夫妇宴会的人都被询问过了。

“简而言之，”庞德说，“这穿短衬衫的家伙对一些人说他是市区内一间咖啡馆的厨子，他对自己烹调的技术很为骄傲。”

“我想起厨房内有一大堆油渍的盆子，”帕勒说，“他们说这个家伙在半夜后替所有的人煎火腿鸡蛋，他还砍柴生火。”

“呵！”马丁说，“那么他一定知道手斧在哪里了。”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庞德继续说，“然而我们还听到另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我们所问过的14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说当他们离开时，这家伙还没有走，大概除了床上的4个人外，他恐怕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你们认为他是故意留在那里？”马丁问，“单独和他所企图杀害的人

在一起？你们想他是有意行凶？可是动机又是什么呢？”

庞德耸耸肩膀，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他说，“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告诉别人他自己的姓名，只叫人称他的小名‘韦比’，他似乎被宴会中所有的女人讨厌着，这或许就是动机呢，可是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马丁赞同着，并且告诉庞德和帕勒他从诺克斯处所得到的消息。“你们最好到克利福德旅馆去走一趟，”他说，“把韦比和他的朋友找来，也许他所知道的要比我们多。”

克利福德旅馆在第一街W423号。庞德和帕勒立即赶到那旅馆。

离开警局以前，马丁告诉侦探们，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斯坦普和伦兹并不曾穿这件染血的短衬衫，但是对于可能行凶的动机的关系，他们暂时还不能得到释放。

斯坦普得到了短暂的自由，一名侦探陪同他料理他妻子的丧事，事后又送进了牢狱。医院来了一个电话，报告戴隆夫人已无复活的希望，而惠勒虽然暂时保持生命，但是至今还没有苏醒过来的征兆。

庞德和帕勒由克利福德旅馆内得悉不仅韦比的同伴艾伦·伯雷是这旅馆的房客，而且韦比自己也和伯雷住在一起。

“那么，”庞德问旅馆职员，“韦比又叫什么呢？”

“华德诺、威尔逊、克劳德。”职员说，“他告诉我他所取的名字是根据威尔逊总统而来，但是最近这几天，我一个都没有看见。”

庞德转向帕勒，“伯雷？”他想着说，“这名字似乎很熟悉。”

“是的，”帕勒说，“两天以前我们捉到一个无业的艾伦·伯雷，我想这人一定就是住在这里的人，在我们回去和伯雷问话之前，先进房看看。”

职员带领他们到一间小房内，两个侦探立即在抽屉和衣橱内寻找，他们并没有发现一点克劳德和这凶案有关的东西，最后庞德拿起一只花瓶，朝里面望望。

他倒转花瓶摇着，一张硬卡落在桌上。

“一张戴隆漆店营业的广告卡，”庞德说，“这可以表明韦比·克劳德和戴隆认识。”